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釋

(四 十 二)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譯

(四十二)

撰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九十六

春秋第六十六

越滅吳上

【越絕書】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食王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彙。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說。乃從官屬問治之。

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于吳王。於是耍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眞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銜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

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月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今本無。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

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史記〕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越絕書〕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

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

如纒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甕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

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述異記〕闔廬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闌。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隻。哀公元年吳王夫

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

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

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

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旣罷敵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辜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辜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臯。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官。

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此語似句踐反國以後事，不當在哀元年也。如云無庸戰，則非戰敗而棲會稽矣。如云口血未乾，則指會稽之盟矣，且會稽行成者種也，非郢也。吳王曰：將有大志於齊，必是將伐齊時事，宜在哀八九年，注謂在元年，姑仍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越絕書〕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卒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尙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嚼唇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

句踐將降。四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壚。其入辭曰。亡臣孤賤。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嗣之。吳不聽。遂許之。○忽敘忽論。其文奇古。昔者吳王夫差與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陸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畫臥。夢見井贏溢大。與越爭藝。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馬鳴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墜死。疋馬啼臯。

【史記】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

歸。

【國語】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蘇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新書）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膽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巇

戴璧，號險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盟而倍盟，故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

帝。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結師與成。〔越絕書〕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懷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吳越春秋〕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

谿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今本無。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臯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臯。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

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辜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句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誓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害嘗。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越絕書〕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收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國語〕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闔廬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憚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繫諫。一夕之宿。棄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史記】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旣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史不言句踐自入臣吳。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旣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邪。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

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人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涕泣而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竝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利。百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琬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悞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諱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

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竝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祝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蠶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聞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

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惓惓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燂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尙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

涉我壤土。入吾椹相。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皆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壩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積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櫺。夫斫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壩。三年不愠怒。而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

報哉。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贖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眞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句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說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

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說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洩。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旣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邪。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說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

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昃。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砥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大夫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國語】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

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稷執，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願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因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

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於淮陽，宿臺在於高平，駕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句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

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多。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囊。文箭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肯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說。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莖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說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間政焉。大夫種曰。愛

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越絕書〕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二步。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邪，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鐘宮也。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大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大山，其高爲犬亭。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燥，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徒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里。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拾遺記〕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閉算術者萬人，取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壑，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于閭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吳越春秋〕越王念吳，欲復讎，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嘔，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豈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藝文引。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

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

【史記】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吳越春秋】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鷺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仗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隕。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竝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

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燿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沈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誥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左傳】七年夏。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卒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宰。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誥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誥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郤。以吳爲無能爲也。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闔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諸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斯。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

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成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蛇龍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說。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讐，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桓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

脫履。顧大王覽之。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顧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新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梗枹。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鑲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說。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

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溼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口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口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邪。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卽不死。穀能生人。

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卽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

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無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囊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卽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知，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旣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

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卽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卽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讎。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惡人之謗己。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讎。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

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漢書〕兵權謀·范滂二篇·大夫種二篇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漚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旣已備。小邑旣已保。五穀旣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於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邳頭而皇皇。彊弩不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

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智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

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

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尙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吳越春秋】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碗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碗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倪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

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僞乎。計碗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春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碗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著上。虛設八食。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筭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碗之謀也。

【史記】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子計然〕計然者。蔡丘漢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

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遊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喙。不可同利也。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左傳】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越絕書〕百尺瀆。吳以達糧。

【國語】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也。

【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說。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

毛裘冬御絺絺。是人不死。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王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絕書〕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嬖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機鄙。故近大道居。〔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

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媼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散景。夕掩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地門內有朽株。尙爲祠神女之處。〔述異記〕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灌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風。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設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檀檻。珠玉飾之。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史記〕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注疏引。今本無。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吳越春秋】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戰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篠簞。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

道。其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卽見。越王卽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也。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

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裏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授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拾遺記。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捺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割水。開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翳。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魄。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魘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以之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臘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如開其腹。而有錢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于將者雄。號鎮守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越絕書。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

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防塢者。越所以獨吳軍也。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教兵城也。其陵岡。可守。故謂之岡陵。舟室者。句踐船宮也。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巫里。句踐所徒巫。爲一里。巫山者。越驅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巫山者。越驅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句踐種麻。將以絃弓。交州糠頭山。句踐貯米於其上。春積糠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鐵洲。往往有得古箭鐵。蓋古制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質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木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說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闔門之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曰。昔爾行之後。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遭。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歎戲流涕。要重還家。與之飲。留三日。盡夫婦之禮。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遇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至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韓重求玉。大王不許。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釋史卷九十六

越滅吳下

范蠡附

【左傳】

哀公十一年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

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鍔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夫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襲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衍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今王

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畔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園。棘園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旣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夫差旣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勝。

〔淮南子〕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韓非子〕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旣勝齊入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

之。必固張之。

【越絕書】昔者陳成恆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

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恆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恆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恆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恆。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恆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恆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

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疆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

唯臣幾乎。今夫吳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隘。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慄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說。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遞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敝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說。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史記〕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歷說一案。本出策士附會之談。史記信之。而爲列傳。家語又信之。而益以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夫越之滅吳。孔子卒已八年矣。斯之不實。居然可知。〔說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寶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

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左傳哀七年，邾請救于吳。有魯賦邾賦語，此恐舛誤。〔越絕書〕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日，劄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嬋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嬋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語對曰：善哉，大王與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嬋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嬋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說，而賜太宰語雜繪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意遊，博聞強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曠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旣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嬋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嬋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譏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倖倖，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嬋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嬋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備，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語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語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語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知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史記】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吳越春秋）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爲？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今本無。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

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

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按春秋經傳齊景公卒，悼

公立。四年。弒。簡公立。艾陵之戰。在簡公元年。吳王勝齊。還殺子胥。史敘艾陵在景公死後。而殺子胥在弒悼公前。失考甚矣。(新書)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槁而分裂。容蠶振而掩敗。犬羆嗥而入淵。羸啣渣而失輿。燕雀割而蛇蟻生。食蠶渣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蠶。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鷗夷而浮江。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擗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遠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鷗夷。而投之於江。

【呂氏春秋】越國大飢。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飢。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財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于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于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曰。不可與也。夫吳之於越。接

士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
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以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怨。悔
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飢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
曰。不然。吾聞之。義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飢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
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飢。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擒。

【越絕書】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
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
智。信讒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
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
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
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
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
閒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
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旣服爲臣。爲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

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邪。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辯其君何必齟齬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觀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

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遯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穢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則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

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鞫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且卽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且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卽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閒，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

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吳越春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後。何能有知，卽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論衡〕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悲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聞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吉凶，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聵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說下愚。

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自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吳越春秋）夫差帥諸羣臣出國東。祀子胥江水濱。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投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勝。忽見樂自醜酒。又言曰。相國其可留神。一與寡人相見。胥卽從中出。曰。生時爲人。死時爲神。嚮違大王。復重祭臣。諸臣持杯。杯動酒盡。左右羣臣。莫不見之。○今本無。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韓詩外傳】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二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淮南子〕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能止，魯君聞之，徹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實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囚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語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中，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東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實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耆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韓非子〕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吳越春秋〕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吳王復伐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蟻螂超枝緣條，曳腰蹇距而穢其形，夫蟻螂竊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躡蹙微進，欲啄蟻螂，夫黃雀但知伺蟻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攔踰蹊，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慮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增其旁，闇忽墮中，陷於深井，臣故袷衣濡履，鸚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觀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齊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

○秋蟬之喻切矣，屢見而不厭，由其言之聳聽也。〔說苑〕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政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蟻螂在其後也，蟻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蟻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石益謂孫伯曰：『吳將已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縗而失其紕，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史記】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

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左傳】

年十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

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篾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勿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敵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

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虜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

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擐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乘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乘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旛，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錡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鈿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

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臯，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畝，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俞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申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

【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費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收績。

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汝伐博。葢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小康靖。今伯父曰。勳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鼻。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鼻。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鼻也。寡人之鼻也。如寡

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韓非子〕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韓非子】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讎，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讎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讎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讎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墨子】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淮南子】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

【左傳】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

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說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

【史記】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

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

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噪，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吳越春秋〕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蹙蹙摧長，願兮，摧蹙摧兮，所離不降兮，以灌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祖，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魏驅，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國語】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餽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子，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餓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考左傳與吳語，蓋自哀公十七年越敗吳于笠澤，自此三戰三北，於哀公二十年，遂圍吳。至二十二年，滅之，無不戰而潰之事。此越語末篇獨云然，似國語一書亦不出一人手之。

【左傳】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將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史記）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按左傳，趙孟降于喪食，杜注云：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而

史記云。晉定公卒。趙簡子除三年之喪爲期。正在越圍吳之年。後又云。出公十七年。簡子卒。越圍吳。趙孟降喪食。重復訛舛。馬遷之疎也。（吳越春秋）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二電。一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卻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二十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陽。於三道之覆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國語）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臯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餼。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

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臯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臯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韓非子。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

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越絕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開燕可以休息。大王亟殮而去。尙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卽尙在邪。常有響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

兵三闔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散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恆使其芻蕘秩馬。比於奴隸。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仗屈盧之弓。曠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袍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頭。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吳越春秋。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修文御覽引。今本無。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諸書不載西施所終。翟去滅吳未遠。此言當必有據。

【越絕書】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溼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韓非子】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說苑】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祗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霸。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

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卽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

【吳越春秋】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卽合大王之事。王問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卽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

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管絃。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邪。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慙。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說而笑。越王而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說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秦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

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分國。其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書六陽書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越絕書〕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勸功篇。故封其子於是。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

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減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享。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尙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旣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

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尙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絕書〕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

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越絕書】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士死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

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此妄也，是時孔子卒久矣。〔紀年〕注：瑯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瑯琊。（水經）

【吳越春秋】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燔風飛砂石以射人
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
不如越王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說樂
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冬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
師隆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
吳中國皆畏之○秦桓公當作厲共公（淮南子）越王句踐割髮文身無皮弁擗笏之服拘罷
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
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
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陬與魀鱧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
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剃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說苑〕越使
梅遣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楨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
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免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
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
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
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此卽前事而述者駭異也
當句踐時無梁王（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爲之野者而王反說之（新
論）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新序）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委而
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委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吳越春秋】句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與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新書〕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繁類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

【越絕書】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崇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

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皆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竝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已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卽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

【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

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周。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

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猶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後棄之闕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符子〕陶朱公喪其中子。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鄰人往弔。朱公方擁膝踰蹠。捧頭而笑。鄰人曰：聞子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賈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養魚經〕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

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

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苑後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

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石硯結鱗。范蠡宅在湖中。多桑葚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橄。

【新序】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說。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新書同。

吳越之事。見於左氏內外傳。史記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詳哉其言之矣。吳越同城。世爲讎敵。非吳有越。越將有吳。勢使然也。二國之兵端。始於魯昭公三十二年。釁自吳起。越受其伐。旣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虛以襲吳都。越獲報矣。檣李之役。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死。夫差嗣立。臥薪嘗膽。義不與共戴天。戰勝夫椒。遂以入越。子報父讎。何其壯也。夫吳楚交惡。累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越人黨楚以撓吳也。夫差積謀深計。而克勝焉。師保會稽。國存一綫。若滅越。則楚國可定。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齊晉。寧獨外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信其詐諛。許以行成。伍員強諫不聽。伯嚭貪佞。

取容。於是稱兵上國。老師齊陳。俾越人生聚教訓。陰謀沈慮。朝夕欲圖其後。而夫差不悟也。哀公十三年。越入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越人兼有吳土。號稱霸王。驅役中國。誰實使然。曰。夫差爲之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誤吳而速其斃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黃池之會。吳先晉敵。中國之胥而爲吳。不知吳之胥而爲越也。吳入郢。經所特書。而入吳隨之。會于黃池。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唯哀公元年。吳實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喜闔廬之攘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然兩霸之日。忽繫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欲圖中國。而果忘越乎。越人一舉而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其君含垢蒙恥。其臣忠計善謀。讀史至此。孰不悲其志而感慨焉。惟是魯以宗國。弗能自振。崇吳以會。復勤吳以兵。使夫差師頓於疆外。禍深於國中者。魯爲之也。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釋史卷九十七

春秋第六十七

王朝交魯 定靈昏齊附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始都洛邑。在位五十一年。其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之所託始。

【左傳】隱公元年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

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左傳】三年春王正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說苑）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左傳作君氏。隱公之母也。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魯隱公四年卽位。在位二十三年。

【左傳】七年。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何。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春秋時。魯衛之間。戎實宅焉。貶。桓公四年。衛而戎之。於例未安。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也。〔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五年。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葬禮也。諸

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禮。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魯桓公十年即位。在位十五年。

【穀梁傳】莊公元年。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左傳】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

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僖王名肸。齊莊王之子。魯莊公十三年即位。在位五年。

惠王名闋。僖王之子。魯莊公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穀梁傳〕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魯使也。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魯僖公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

名鄭。惠王之子。魯僖公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

釋史 卷九十七

二一七九

【左傳】僖公三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年文公元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周拜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

同盟禮也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魯文公九年即位在位六年

【左傳】九年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

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

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

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

車猶可求金甚矣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左傳】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魯文公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魯宣公三年即位·在位二十一年·

【左傳】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

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年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

也。聘·問·成公五年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魯成公六年即位·在位十四年·

【左傳】八年秋召桓公來錫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子·魯靈公二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左傳】襄公十三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入。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

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

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

也。〔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年二十八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

也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魯襄公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名丐·景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尋爲子朝所弑·晉人立敬王·子猛之母弟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四年·其三十九年·爲獲麟之歲·而春秋終矣·

〔公羊傳〕定公四年·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襄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公羊傳〕十四年·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俎實也·腥曰脔·熟曰胾·

【穀梁傳】脔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脔。熟曰胾。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脔。貴復正也。○周之行禮·僅博石尙之好名·

【左傳】哀公十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春秋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傳無異說。三者天子之通稱也。天子至尊。不可貶責。故春秋無貶王之文。而失禮亂紀之事。或貶王臣以示譏。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咺不應名而名。是貶咺也。貶咺所以責王也。王臣下交。必本王命。故曰。天王使某。隱公元年。祭伯來。傳曰。非王命也。此私交也。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王未葬也。平王在殯。新王未行爵命。聽於冢宰。故稱父族。又不言使也。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雖踰年矣。而未葬。猶不稱使也。若祭公之逆王后。則昏禮不稱主人。例不得稱使矣。天子無求。有求則譏。桓公十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推是以論。求賄求金。皆非禮也。天子錫命。其詳不可得而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而加錫。或已薨而追錫。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此卽位而見錫也。蓋賜以命。圭合瑞爲信。若傳稱賜晉侯命。是其比矣。晉侯受玉惰。因是知錫命之有玉也。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已薨而追錫也。蓋追命之。以褒稱其德。若傳稱追命衛襄公。是其比矣。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此歷年而加錫也。不知其何以。故傳言賜齊侯命及策命晉侯。皆命爲侯伯。成公又非其比。意者仍是合瑞之禮。苟以得之爲榮。故不復譏其緩爾。齊衛晉之錫命。不書于經。不告也。王臣之稱。左氏雖不發。凡言例。而尋繹經傳。有可得而知者。王之公卿書爵。祭伯凡伯是矣。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矣。元士中士書名。劉夏石尙是矣。下士稱人。王人會洮是矣。或舉官而言之。祭公及宰是矣。何以知其然邪。宰咺之歸。贈也。緩而書名。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父在。故名。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未識何宰。但貶而書名。則法當書字。是大夫稱字之例矣。然王之卿士有無爵者。如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未知書之於經。其稱若何。滕侯之先。爲周卜正。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周制：大夫固多有爵者。將何以稱之。然則卿士而無爵。或亦書字。但不可越字而稱名。大夫而有爵。或亦書爵。復不可舍爵而書字。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劉夏非卿而名。對言之。則卿亦有書字之理。王臣之見於春秋者衆。

矣。祭伯也。凡伯也。毛伯也。召伯也。單伯也。尹子也。劉子也。單子也。其閒未必無大夫。南季也。榮叔也。家父也。王季子也。其閒未必無卿。第無由考徵。姑依例以言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弱也。譏使童子出聘。本父以稱子。然而書其父字。其父大夫也。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微官而授大事。褻稱其字。然而猶冠以王人。王人下士也。褻貶因事以生義。而例必存於經。有如此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王臣之來聘者七。來者一。來求者三。錫命者三。歸賑者一。賄葬者四。魯君臣之朝聘于周者八。會葬者四。綜其事而論之。其得失大略可見也。平王四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春秋於茲託始。而宰咺以失禮書名。祭伯以私交不稱王使。東遷之始。王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下此尙何望乎。平王崩而魯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于魯。求車求金。瀆而不恥。而入朝無聞焉。桓公之不臣也。甚。且凡伯銜命以來。境外之患。魯人不備。衛人不救。委王臣於草莽。諸侯寧知有天子哉。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僅一會。逮僖王惠王之世。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絕而不書。雖祭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曾無一介之使。至于京師。綱紀久弛。上替下陵。君不君而臣不臣。天下不知其非。豈獨一魯哉。襄王春秋之賢王也。僖公春秋之賢侯也。僖之事襄。從齊桓于首止。以定位。從晉文于踐土。以復辟。兩朝王所。恪慎無懈。襄之於僖。生則周公報朝。死則叔服會葬。錫命其子。賄葬其親。上下有禮。春秋之所僅見。意霸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子之大。抑王之於魯。又何周詳篤厚也。頃王初立。有女栗之會。歷匡

王定王。周魯使絕。至宣公九年。仲孫入聘。季子下報。蓋王使來徵。獻子始至。非宣公志也。公在位之年。屢朝于齊而不朝于王。奔齊喪而不奔王喪。遣卿會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專事大國而已。寧知有王哉。身爲篡弑。九伐不加。而王聘下答。無王之悲。至此極也。魯成公嗣位。朝貢不修。簡王忽有錫命。越三年。始以伐秦之役。道過京師。靈王享國二十有七年。僅叔豹之一至。何寥寥也。景王崩。猶使叔鞅會葬。敬王卽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相問。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國君。安知有天子。然自召伯錫命。以及石尙歸脈。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惰矣。古者列國有朝。王有巡守。歲時聘問。吉凶告赴。所以篤親親。存紀綱也。魯諸公之朝齊。晉與楚者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於列國者五十有六。而聘周僅五。故隱桓之世。惜王命之日瀆。襄昭之世。哀王命之日惰。瀆與惰。自上始。未可盡責之天下也。周之衰也。何日之有。

釋史卷九十八

春秋第六十八

小國交魯

杞姁姓。伯爵。周武王克殷。封夏禹之後東樓公於杞。

〔公羊傳〕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左傳】桓公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

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我入之也。

三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穀梁傳〕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

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穀梁傳】僖公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

譏也。〔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即其子俱來朝也。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即其子俱來朝也。

【左傳】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

責無禮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文公十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二年，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

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其稱婦何？有姑。文公十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

歸叔姬故也。（穀梁傳）五年，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魯而歸。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據左氏）杞桓在位七十年矣，亦享國之長世者。

滕姬姓，侯爵，周封文王之子，叔繡於滕。

薛任姓，侯爵，帝顓頊之裔孫，奚仲，仲虺之後。

【左傳】隱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十一年春，滕侯

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

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桓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左傳】文公十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襄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

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公三年丁未，

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

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三十一年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宿，風姓，男爵，周封，伏羲後。

【穀梁傳】隱公八年，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州，姜姓，公爵，亦號淳子，神農後。

【左傳】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六年春，自曹

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

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穀，姬姓，伯爵，或曰蘇姓。

鄧曼姓，侯爵，殷時支封之國。

【左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

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醒快。

曹，姬姓，伯爵。周武王封文王之子叔振鐸於曹，傳大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惠伯、繆公、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曹羈、子臧、竝附。

【左傳】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左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公羊傳】十四年，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

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者，蓋

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曹羈事不見於他書，郭公之文，非闕則誤耳。二傳說殊無文義。年二十六，何以

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

言戰爲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詩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將無所依焉。〔詩說〕蜉蝣、君意風危。曹大夫閱之而作。

【左傳】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成公七年。夏。曹宣公來朝。十三年。曹宣公卒于師。〔穀梁傳〕傳曰。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禮記】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桓弓。○檀弓。○桓、宣之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

邑。〔穀梁傳〕葬時。正也。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

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

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

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離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襄公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公羊傳】昭公二十一年。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費取之而不以叛也。

【公羊傳】桓公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牟爵姓未詳。或云祝融後。葛嬴姓。附庸。

小邾曹姓。子爵。邾之分。初號為邾。附庸。

【左傳】莊公五年。秋。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之君未爵命者也。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昭公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武。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芻。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子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蕭附庸。或云。宋支庶蕭叔大。心平宋萬有功。封於蕭。

〔公羊傳〕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不言其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鄆。姒姓。子爵。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鄆。

【左傳】僖公十四年。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

請已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郟。姬姓。子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郟。

〔公羊傳〕二十年。郟子來朝。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介。東方國。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命也。其曰來，卑也。

郈姬姓，伯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郈。

【左傳】文公十一年。郈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郈伯卒，郈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郈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郈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郈，贏姓，子爵。少昊之苗裔。

【左傳】宣公十一年。秋，郈伯姬來歸，出也。襄公七年春，郈子來朝，始朝公也。〔昭公十年〕秋，郈子來朝，公與之宴。昭

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郈子曰：吾祖也。我知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鴈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郈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戎居魯衛之閒者。

【左傳】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左傳】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莊公十年夏公追

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

以公之道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道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

白狄姬姓子爵與赤狄種異

【左傳】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也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春秋十二公之世來朝於魯者一十有五國杞紀滕穀薛鄧曹邾邾小邾蕭鄆郟邾是也州介白狄

或來而不復或禮有未備故皆稱來焉諸侯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例稱爵下此爲附庸附庸未有爵命

不得爲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爲侯秦鄭曹杞薛穀滑北

燕爲伯楚莒邾滕小邾吳越徐邾沈頓胡爲子許宿爲男茲三十四國於經最著云滕薛初稱侯

自桓公二年滕始書子莊公三十年薛始書伯或曰自降也或曰時王所黜也樂正子記曰滕薛二侯

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一證也二邾初爲附庸故儀父書字邾

犂來書名。其後皆書曰子。蓋時王所進也。二邾附庸。可以王命進。滕薛爲侯。亦可以王命黜。但未知杞初稱侯。至莊公二十七年稱伯。僖公二十三年稱子。文公十年復稱伯。襄公二十九年又稱子。倅升倅降。又誰命之也。春秋魯史。止本國不可稱爲魯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死則諡曰某公。故傳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葬皆舉諡稱公。吳楚僭號稱王。是以不葬。若葬。將書曰葬某王。爲是絕而不葬也。所以知附庸稱名者。何。莊公五年。邾犂來朝。傳曰名。未王命也。釋稱名之義。無貶責之文。是例之當名矣。五等之爵不生名。其或生名者。貶也。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名。賤之也。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貶而名。是知例不當名也。至於奔、執、歸、入。則或名或不名。經不一法。左氏無明例。蓋從其國之告辭。因以書之。公羊氏曰。失地之君名。其說同於曲禮。然於經多違異。有不盡然者。姑闕疑焉。若夫嘉而書字。則君與臣同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此附庸之君也。桓公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此諸侯也。是以知六等之君。皆可襲而字之。若許叔。若紀季。是其類矣。公侯之稱子者。何。僖公九年。宋子會於葵丘。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者。未葬之稱。既葬。則稱爵。文公十八年。子卒。傳曰。諱之也。諱其弑。猶以未成君告。故以子書。僖公二十五年。衛子盟於洮。成公上述父志。降名稱子。故嘉而從之。二十八年。衛子盟于踐土。是時衛實無喪。叔武攝位。未有成命。故亦以子書。此

三者因變而合於禮矣。知公侯在喪稱子之爲禮。則知宋共公衛惠公定公皆先君未葬而稱爵爲非禮。知述父攝君者猶不稱爵之爲禮。則知晉太子州蒲代父而稱侯爲非禮。觸類而通之。則是與非昭然見矣。杞伯之稱子。貶也。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曰。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襄公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卒也。朝也。盟也。三者異事而同貶。故重例以明之。楚之初號爲荆。後乃改號爲楚。亦猶小邾之初號爲邾。至戰國號爲鄒。鮮虞之後號爲中山。國有二名。非貶也。公羊氏曰。荆州名也。州不若國。穀梁氏曰。狄之也。夫楚之爲狄久矣。猶夏日甚。何獨於初貶焉。諸侯之貶。或至沒而不書。成公二年。盟于蜀。傳曰。許蔡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故諸侯之貶。有稱子。有書名。有削而不書。盡矣。未聞有稱人者。唯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穀梁氏皆曰。夷狄之。杜氏以爲三人者皆附庸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蓋據左氏原無貶君稱人之例。杜氏是以推而臆斷之。按經書人而傳言諸侯者十有一。左氏皆不發例。在當時告命記注之異。抑固不可以逆揣乎。在禮。君行曰朝。卿行曰聘。故朝者諸侯朝於天子。國君朝於國君。聘者君使卿行。執玉幣以相存問。夫諸侯朝於天子可也。諸侯而自相朝何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是諸侯亦有相朝之制。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非若後世之以彊服弱。以衆制寡。至使小國之君奔走弗寧也。聘禮曰。小聘曰問。問不足記。故春秋止書聘而不書問。凡諸侯父

死子立爲一世。新君旣立。彼或來朝。此或往朝之。皆爲世相朝之法。雖舊典泯闕。而春秋猶有行之者。文公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卽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來朝也。襄公元年。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曰。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邾之來朝。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此於周禮世相朝之法。蓋有合焉。文公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旣曰古制矣。而周禮無文者何。蓋一世一朝。疎闊太甚。其間年必有相朝之制。且一新一舊。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周禮特舉其大者爾。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此曰卽位卿出竝聘。襄公元年曰。卽位大國聘焉。是新君初立。有交聘之法。一如相朝之禮。亦非但一世一聘而已。閒年之聘。又可類推也。自霸主爲政。因時制宜。非復周法之舊。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蓋以五年再相朝。往來太數。故更制從簡。霸主未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或否。是以邾曹之君。猶能率舊章。以合周禮。文襄德衰。朝聘無復常準。悼公又從而更命之。襄公八年。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是亦上同文襄耳。而周禮不行久矣。魯之朝聘於列國。皆書曰如。如者。書其始事也。未知其終事與否。故朝有至河而復者。聘有至黃乃復。不至而復奔莒者。安得於其始。遂書曰朝某聘某乎。僖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朝而後書之。故不言如也。列國之朝聘于魯。

皆書曰來朝來聘書其終事也。彼固已朝已聘矣。若偕至而同行朝禮。則兼書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郚人來朝。是其事矣。若皆至而各行朝禮。則各書。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其事矣。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就於穀地以朝。故不言來。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襄公十八年。白狄來。來而不能行朝禮。故不言朝。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寔來。傳曰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以朝來言朝。則留而不反。故變文言寔來焉。若此之類。皆據事直書。公羊氏曰。兼言之何。微國也。夫穀鄧之不大於滕薛明矣。是故弗取也。外相朝亦書曰如。然必告而後書。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齊欲襲紀。紀懼而告魯也。州公如曹。爲明年寔來書也。文公十四年。單伯如齊。爲魯如齊。故書也。襄公五年。叔孫豹郈世子巫如晉。傳曰言比諸魯大夫也。魯覲之於晉。故變例書之也。外相如者多矣。餘不具書。則無關於魯事。又不來告故耳。魯之朝聘於天子者八。而朝聘於列國者九十。魯之所朝者。晉齊與楚。而朝魯者。滕薛曹邾等小國而已。杞七朝而止於成。曹五朝而止於襄。小邾五朝而止於昭。邾七朝而止於定。滕五朝而訖於哀。列國之述職於王朝者。春秋闕如。而自相朝見何僕僕也。穀鄧辟陋。牟葛旅見。羣然而走於桓。杞姬之子。郈姬之夫。羣然而走於僖。曹五年而兩朝於文。小邾十五年而兩朝於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鄰。邾婁仇讎。或諮難而不存。或不敬而致討。或始終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之諸侯。何可長也。總之。東遷以後。周禮之不絕如綫矣。列國之君。唯利是視。

滕薛諸小國之朝魯。猶魯之朝於晉齊楚諸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恃霸而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恃昏而不至。滕與二邾。迄乎春秋之末。猶栖栖兩觀之間。蓋式微甚矣。小國託重於魯。故亟朝於魯。至小邾子被執於宋。不聞魯救。是魯之不能庇小邾也。然自僖公保須句而須句滅。襄公屬鄆而鄆亡。魯人之不能字小也久矣。何況乎定哀之世哉。

